

湖上

張秀亞 著



上 湖

著 亞 秀 張



社 版 出 啟 光

湖 上

編著者：張 秀 亞

發行人：光 啓 出 版 社

出版者：光 啓 出 版 社

九龍金華街二二七號十一樓

承印者：虹 虹 印 刷 廠

九龍新山道三四八號

版權所有 定價 HK、
不准翻印

寫在第十版前面

「湖上」第十版了，在我是一件興奮的事。

當初寫書中「湖上」那一篇時，我正在寶島上幽靜的文化城——臺中，一天在公園的水邊走過，水上的綠影，使我聯想到讀書時古城中碧湖上的水佩風裳，向那水上的花片，更使我想到天際歸舟。坐在樹下那把游椅上，藉了月光的照明，我寫成了那篇「湖上」，一篇急就之章，想不到會引起了讀者的愛好，其中的一句：「不是詩，是眼淚」，且曾被一位作家拿去做了小說的題目。如今，多少年已經過去了，但那晚的月光，湖水，依然燭花一般的在我眼簾上跳動。——那篇文章很短，但我覺得可以把它看作一個象徵，——一片翠色，銀白凝成的象徵。全書中不止一篇文字，但在基本的情調上，也許可以說是一致的，與封面上激盪的湖光，飄拂的柳枝，白羽的飛鳥合成的無聲組曲，正可以互相詮釋。

這本書能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，在我是最大的鼓勵，願篇頁中閃爍的那一片清光，在讀者們的生活中，有一種照明的作用，——如同遠處山脚下，一方小小的窗子中閃現出來的，——雖然微弱，但能示人以前路。

我無限的感謝，一半屬於出版家，一半屬於讀者朋友。

寫在第六版付印的前夕

「湖上」增印第六版了，這消息使我不止忭喜，且感震奮。在此，我再一次向讀者朋友們及出版家致無上的謝意。我要將這份謝意表現在寫作上，變舊調爲新聲，譜出一曲生命之歌，表達出我的欣喜；我的感激；以及對世間一切善的美的事物的禮讚，和對那永恆真理的渴慕。

作者 五十五年一月於台北

寫在五版前

最近因爲瑣務煩冗，很少執筆爲文，看着自己以往寫的一些小冊子，真有無限的感喟。當我得知這本書將要印行第五版的時候，欣喜已極。這對於在寫作上意興闌珊的我，確是一大鼓勵。今後我定不辜負讀者朋友及出版家的一番盛意，勉力去做湖濱新綠叢中一隻勤於試聲的鳥兒，歡欣的唱下去，振奮的唱下去，並盡力使自己的歌聲動聽、優美。

作者·五十二年三月

三版的話

我周遭的環境裏並沒有湖，但在我的想像中永遠閃動着那一片湖水的清光。「湖上」這本書，代表着我憧憬中的那一片淡碧的閃爍微光，換一個說法，也許可以說：那象徵着自淒暗的人間事物反射出來的那一點神秘的、象徵着希望的輝光——相信如果沒有這一點微光照耀，沒有人走在着生命路程時會充滿了勇氣與興趣。（即使勉強走畢全程，也是意興闌珊，無精打彩。）由這本書的三版，我看出了讀者們對它的喜愛，我懷着感激而又欣悅的心情，期待着這湖面上閃爍的微光，在讀者們的心上反映出格外輝明的光彩。

作者 五十年三月

自序

島上初寒夜，懷着興奮而又忐忑的心情，我整理完了這些凌亂的篇章，彙集成編，名之爲「湖上」。年來寫了這些短文，全然沒有什麼莊嚴的目的，正如一隻手偶而撥撥琴弦，發出了不成曲調的微響，風偶而吹過水面，現出了一片漣漪。

這集子中，沒有清脆的笑聲，更不會點綴着淚珠的圓光，它缺少新奇與刺激。也許由於近年來，生命的小河，經過悲喜的激盪，轉歸於平靜，雖然仍挾帶着回憶的泥沙，但它只默默的向前滑流，已唱不出風雨中喧麗的歌。

平淡，是這集子的內容，但這平淡中實寓有一個人生命的故事。什麼比平淡更無甚出奇，但什麼比沉澱着過去的秋日澄明湖面，更引人流連，徘徊弔影？

這個集子中，大部分的篇章，抒寫的皆是在大都市中窒息了的人，對於田園之美的饑渴，對於素朴心靈的禮讚，我願意有一天能够扔掉了這沉重的行囊（人生給我的贈與），和幾個素心人，在明瑟的秋光裏，徘徊於遼闊的原野，望着遙漠碧空，唱一支秋日之歌，音韻是顫抖的，歌詞是過去生活的正誤，指揮那節拍的，是藍湖邊輕輕吹息的蘆荻。

我更將在水邊小憩，等待落照。多少年來，在風雨中奔馳，在巖崖上跋涉，太多的艱苦，代替了太多的幻夢，我已不再向着一片藉葉要求春花的艷麗，我已不再那麼痴，這自一方面說是可悲的，但自另一方面說也許是可喜的。

如果我的心中還剩得有溫熱，有愛，我要把它們給予那純朴的小牧女；如果我還保留這份寫作的興趣，我要在地上寫了，而非在紙上。

這是我幾年來心理上的一點轉折，表現於篇章中的，是對都市生活的厭倦，對人生化裝舞會的厭棄，以及對田園生活的渴慕。情感平淡，文字更平淡，我不曾借來金絲銀線，在我的紡車上織出絢爛的色彩，我寧願做一條沉默的蠶，吐出來的，是出自心底的素色的絲。

這集子裏有的是缺點，但也許還沒有矯飾與矯情處。我牢記住莎翁在哈姆雷特中說的一句話：「對你自己忠實！」這句話曾為英國批評家荷伯·瑞拿來引解釋為：「這是文學與生命的基本原則！」

記得湖畔詩人華茨華絲有幾句詩，大意是：

一朵紫鈴蘭開放在生莓苔的石旁，一半顯露，一半遮蔽，燦如孤星，懸在碧空。

這一本小書並沒有紫鈴蘭的芳香與顏色，為此，更不敢希冀大眾的觀賞，只擬獻給我少數的知音。

最後，謹向此間耶穌會的高欲剛院長及雷煥章神父致謝忱，由於他們的幫助，這小書才有了出版的機會。

四十五年聖誕節前夕於臺中

天的

四

次

上	思	花	齋	心	歌	次	序
35	31	26	23	18	15	10	7
3	1						

鳥兒的悲劇	古城秋色	燈	生	請	山林之戀	一年	一個詩人	聲音的節奏	再寄菁菁	遙寄	回到自然	月夜	對話	慎始敬終
40	43	46	49	53	57	60	64	70	75	78	82	86	90	93

書	97
夏天的玫瑰	101
畫家和孩童	104
門	108
牽牛花	111
我愛水	114
庭園	117
箋	120
重來	126
附錄	
我的寫作經驗	132
關於如何寫散文	140

春天的歌

這幾天真暖和，春天當真已經來了。我走到後園，我又走向原野，脚下每一方寸泥土，似乎都變得格外鬆軟了。那厚厚的土層下面，不知有多少綠色的生命在呼吸着，舒伸着，預備躍出土來，——那也許只是明天或後天的事呢。此刻，不是已有很多蟄伏了一冬的芽蘖，突破了堅厚的地面，向着陽光，發出無聲的歡呼與禮讚了麼？充滿鳥鳴的透明空氣中，是浮漾着怎樣的一股香氣呵，十分甘美，不只是甘美，且是沁人的心脾——直像植物學家貝蒂（Pettie）所說的：那香氣激動了我們心靈深處。

本來島上的氣候是四季如春的，而今年，春節之後，風雨儼然，生把乘興而來的春天阻攔了回去。但經過太陽幾天來熱情的呼召，又重新喚回了那步履遲遲的春。在澄黃的日影下，淡藍的微風裏，我偶而檢視那插枝已久，猶未抽芽的紫荊，我攀折了那枝子的一端，我多麼驚喜呵——折斷之處，顯露出一層那麼可愛的鮮碧，自那裏，且有芳香的樹汁流了出來——這確切的說明了春的到來，且更預言着花繁葉滿的日子。以前，我常自一些詩文中，看到「大地在微笑」這類的句子，我如今才明白那原指的是葉花迸發的辰光——時候一到，衰戚了整整一個冬季的地面，開

始向晴藍的天空，嫣然而笑——那微笑，來自千萬個樹梢同枝頭。

爲了與春天有更深度的默契，太陽才落，我帶着孩子走向屋旁數十步處的池塘，水近邊人家的雞樹，原已結了純白的小苞，夜色中，隱約仍可看出它們的形象。青蛙結隊在塘裏不停歇的叫着，那聲音雖然單調，却格外透出「春暖」的情味。間或，有不知名的鳥兒，吐發出一兩聲悠長的顫音伴奏。我在池邊徘徊之頃，月亮自雲後透出半面，大地遂籠罩在一片清光裏——整個的世界，看來像是一座鄉村老屋，屋中燃着的，正是一盞光燄搖曳，發人幽思的青色菜油燈——那光影更烘托出一片神秘的夜，使人聯想起許多瑰奇的異域的傳說。

孩子也許感覺寂寞，她指着蛙聲喧噪的池塘：

「青蛙爲什麼總是唱？」

「因爲天暖了，池水綠了，牠們感覺快活。」

「那麼，牠們不嫌累麼？」

「不要學青蛙，你聽，牠們的喉嚨都變得啞啞了，安靜點，我們好好的聽聽春天的聲音。」我說着，在塘邊的短草上坐了下來，那格外溫暖的空氣，似乎將我溶化又擴散了，自我飽受苦難折磨的心中，似乎有一種意念在甦醒了，我覺得活着畢竟是可讚美的。我不禁想起了一個法國女詩人的呼聲：

「活着，是多麼美，多麼好呵，……永遠是生長，永遠是迸發，再生、追求、和期望。」我不知道她當年是否也受了春天的啓示？

我轉眼去望孩子，她在抬眼凝望那金鈴似的懸綴天幕的衆星。有個童話的作者說，星星是會奏出最奇妙的音樂來的，這些甜蜜的春天的星光，今夕向蘭蘭奏出什麼樣的妙樂，我無法知道，但由她那熱切的神情看來，似也領略出春天的神聖而莊嚴的義蘊了。

童 心

前些時候，我餵了兩隻鳥兒，養在細竹編的籠中，掛在走廊前面的一片清蔭裏。鳥兒在那小天地中，展翅唱着牠們的新歌，那美妙的聲音，爲我展現出一片山林的蒼翠。但後來一隻鳥兒也許是患了懷鄉病，憔悴以死，一隻則趁我餵水的時候，衝出籠門，遠走高飛。從此那靜寂廊前，又只有我獨對那一片陽光了。

最近自巷中賣鴨老婦的手中，我又買來了兩隻小鴨，一隻毛色漆黑得如深冬夜色，另一隻，披一身柔軟的嫩黃茸毛，色澤鮮明得如雨後晴暉。山山要了那一隻黑的，蘭蘭得了那隻黃的。

悠長的日子，我又多了兩個小動物來陪伴了。噤噤的，尖而細的柔聲，自那權充牠們臨時宅第的竹簍中滲透出來，隔了疏疏的縫隙，我又看到了那黑色與黃色的小鴨在其中團團轉動，好似日光在追逐着夜色。「多可愛的小生命呵。」我不禁微笑。

山山蘭蘭自學校回來，隔了竹扉，第一聲先喊「鴨鴨！」才扔下了書包，山山更氣喘喘的以瓷盤盛來了清水，擎托到小鴨的面前：

「小鴨喜歡多喝涼水吧？」